

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

卍新续藏第 69 册 No. 1321

江西道一禅师，汉州什方县人，姓马氏，本邑罗汉寺出家，容貌奇异，牛行虎视，引舌过鼻，足下有二轮文，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，受具于渝州圆律师，唐开元中，习定于衡岳传法院，遇让和尚，知是法器。

问曰：“大德坐禅图什么？”

师曰：“图作佛。”

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磨。师曰：“磨砖作么？”

让曰：“磨作镜。”

师曰：“磨砖岂得成镜？”

让曰：“磨砖既不成镜，坐禅岂得成佛耶？”

师曰：“如何即是？”

让曰：“如牛驾车，车不行，打车即是，打牛即是。”师无对。

让又曰：“汝为学坐禅，为学坐佛，若学坐禅，禅非坐卧，若学坐佛，佛非定相，于无住法，不应取舍，汝若坐佛，即是杀佛，若执坐相，非达其理。”师闻示诲，如饮醍醐，礼拜问曰：“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。”

让曰：“汝学心地法门，如下种子，我说法要，譬彼天泽，汝缘合故，当见其道。”

又问曰：“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？”

让曰：“心地法眼能见乎道，无相三昧，亦复然矣。”

师曰：“有成坏否？”

让曰：“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，非见道也，听吾偈，曰：『心地含诸种，遇泽悉皆萌，三昧华无相，何坏复何成？』”

师蒙开悟，心意超然，侍奉十秋，日益玄奥，初六祖，谓让和尚云：“西天般若多罗讖，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蹋杀天下人，盖谓师也。”让弟子六人，惟师密受心印，始自建阳佛迹岭，迁至临川，次至南康龚公山，大历中，隶名于钟陵开元寺。

时，连帅路嗣恭，聆风景慕，亲受宗旨，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，让和尚闻师阐化江西，问众曰：“道一为众说法否？”

众曰：“已为众说法。”

让曰：“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。”遂遣一僧往彼，俟伊上堂时，但问作么生，待渠有语记取来，僧依教往问之。

师曰：“自从胡乱后三十年，不少盐酱。”僧回，举似让，让然之，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，各为一方宗主，转化无穷，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，登建昌石门山于林中经行，见洞壑平坦，谓侍者曰：“吾之朽质，当于来月归兹地矣。”言讫而回，既而示疾，院主问：“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日面佛月面佛。”二月一日沐浴，跏趺入灭，元和中，谥大寂禅师，塔曰大庄严。

祖示众云，汝等诸人，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佛。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，传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开悟，又引《楞伽经》，以印众生心地，恐汝颠倒不信，此一心之法，各各有之，故《楞伽经》以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夫求法者，应无所求，心外无别佛，佛外无别心，不取善不舍恶，净秽两边，俱不依怙，达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无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罗及万象，一法之所印，凡所见色，皆是见心，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，汝但随时言说，即事即理，都无所碍，菩提道果，亦复如是，于心所生，即名为色，知色空故，生即不生，若了此意，乃可随时着衣吃饭，长养圣胎，任运过时，更有何事，汝受吾教，听吾偈曰：“心地随时说，菩提亦只宁，事理俱无碍，当生即不生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修道？”

曰：“道不属修，若言修得，修成还坏，即同声闻，若言不修，即同凡夫。”

又问：“作何见解即得达道？”

祖曰：“自性本来具足，但于善恶事中不滞，唤作修道人，取善舍恶，观空入定，即属造作，更若向外驰求，转疎转远，但尽三界心量，一念妄心，即是三界生死根本，但无一念，即除生死根本，即得法王无上珍宝。无量劫来，凡夫妄想，谄曲邪伪，我慢贡高，合为一体，故经云：『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起时唯法起，灭时唯法灭，此法起时，

不言我起，灭时，不言我灭。』前念后念中念，念念不相待，念念寂灭，唤作海印三昧，摄一切法，如百千异流，同归大海，都名海水。住于一味，即摄众味。住于大海，即混诸流。如人在大海中浴，即用一切水。所以声闻悟迷，凡夫迷悟。声闻不知圣心，本无地位因果阶级，心量妄想，修因证果，住于空定，八万劫二万劫，虽即已悟，悟已却迷。诸菩萨，观如地狱苦，沈空滞寂，不见佛性。若是上根众生，忽尔遇善知识指示，言下领会，更不历于阶级地位，顿悟本性。故经云：『凡夫有反复心，而声闻无也。』对迷说悟，本既无迷，悟亦不立。一切众生，从无量劫来，不出法性三昧，长在法性三昧中，着衣吃饭，言谈祇对，六根运用，一切施为，尽是法性。不解返源，随名逐相，迷情妄起，造种种业。若能一念返照，全体圣心，汝等诸人，各达自心，莫记吾语，纵饶说得河沙道理，其心亦不增；纵说不得，其心亦不减，说得亦是汝心，说不得亦是汝心。乃至分身放光，现十八变，不如还我死灰来，淋过死灰无力，喻声闻妄修因证果，未淋过死灰有力，喻菩萨道业纯熟，诸恶不染，若说如来权教三藏，河沙劫说不尽，犹如钩锁亦不断绝，若悟圣心，总无余事，久立珍重！”

示众云：“道不用修，但莫污染。何为污染？但有生死心，造作趋向，皆是污染。若欲直会其道，平常心是道。何谓平常心？无造作，无是非，无取舍，无断常，无凡无圣。经云：『非凡夫行，非圣贤行，是菩萨行。』只如今行住坐卧，应机接物，尽是道。道即是法界，乃至

河沙妙用，不出法界。若不然者，云何言心地法门？云何言无尽灯？一切法，皆是心法，一切名，皆是心名，万法皆从心生，『心』为万法之根本。经云：『识心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，名等义等，一切诸法皆等，纯一无杂。』若于教门中得，随时自在，建立法界，尽是法界；若立真如，尽是真如，若立理，一切法尽是理；若立事，一切法尽是事，举一千从，理事无别，尽是妙用，更无别理，皆由心之回转。譬如月影有若干，真月无若干，诸源水有若干，水性无若干，森罗万象有若干，虚空无若干，说道理有若干，无碍慧无若干，种种成立，皆由一心也。建立亦得，扫荡亦得，尽是妙用，尽是自家，非离真而有立处，立处即真，尽是自家体。若不然者，更是何人？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诸法即是解脱，解脱者即是真如，诸法不出于真如，行住坐卧，悉是不思议用，不待时节。经云：『在在处处，则为有佛。』佛是能仁，有智慧，善机性，能破一切众生疑网。出离有无等缚，凡圣情尽，人法俱空，转无等伦，超于数量。所作无碍，事理双通，如天起云，忽有还无，不留碍迹，犹如画水成文，不生不灭，是大寂灭。在缠名『如来藏』，出缠名『净法身』。法身无穷，体无增减，能大能小，能方能圆，应物现形。如水中月，滔滔运用，不立根栽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，有为是无为家用，无为是有为家依，不住于依。故云如空无所依，心生灭义，心真如义，心真如者。譬如明镜照像，镜喻于心，像喻诸法。若心取法即涉外，因缘即是生灭义；不取诸法，即是真如义。声闻，闻

见佛性；菩萨，眼见佛性。了达无二，名平等性；性无有异，用则不同；在迷为识，在悟为智；顺理为悟，顺事为迷。迷即迷自家本心，悟即悟自家本性。一悟永悟，不复更迷，如日出时不合于暗，智慧日出，不与烦恼暗俱，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即不生，妄想既不生，即是无生法忍，本有今有，不假修道坐禅，不修不坐，即是如来清净禅，如今若见此理真正，不造诸业，随分过生，一衣一衲，坐起相随，戒行增熏，积于净业，但能如是，何虑不通，久立诸人珍重。”

西堂、百丈、南泉，侍祖翫月次。祖曰：“正恁么时如何？”西堂云：“正好供养。”百丈云：“正好修行。”南泉拂袖便去。祖云：“经入藏，禅归海，唯有普愿，独超物外。”（西堂藏，百丈海，南泉愿）

南泉为众僧行粥次，祖问：“桶里是甚么？”泉曰：“这老汉合取口，作恁么语话。”祖便休。

百丈问：“如何是佛旨趣？”祖云：“正是汝放身命处。”

◎大珠初参祖。祖问曰：“从何处来？”

曰：“越州大云寺来。”

祖曰：“来此拟须何事？”

曰：“来求佛法。”

祖曰：“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什么。我这里，一物也无，求甚么佛法。”

珠遂礼拜，问曰：“阿那个，是慧海自家宝藏？”

祖曰：“即今问我者，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缺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。”

珠于言下，自识本心。不由知觉，踊跃礼谢，师事六载，后归，自撰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一卷，祖见之，告众云，越州有大珠，圆光明透自在，无遮障处也。

◎泐潭法会禅师，问祖云：“如何是西来祖师意？”

祖曰：“低声近前来。”会便近前，祖打一掴云：“六耳不同谋。来日来。”

会至来日，犹入法堂云：“请和尚道。”

祖云：“且去，待老汉上堂时出来，与汝证明。”会乃悟，云：“谢大众证明。”乃绕法堂一币，便去。

◎泐潭惟建禅师，一日，在法堂后坐禅。祖见之，乃吹建耳两吹，建起定，见是祖，却复入定。祖归方丈，令侍者持一碗茶与建，建不顾便自归堂。

◎石巩慧藏禅师，本以弋猎为务，恶见沙门，因逐羣鹿，从祖庵前过，祖乃迎之。藏问：“和尚见鹿过否？”

祖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

曰：“猎者。”

祖曰：“汝解射否？”

曰：“解射。”

祖曰：“汝一箭射几个？”

曰：“一箭射一个。”

祖曰：“汝不解射。”

曰：“和尚解射否？”

祖曰：“解射。”

曰：“和尚一箭射几个？”

曰：“一箭射一羣，曰彼此是命，何用射他一羣。”

祖曰：“汝既知如是，何不自射？”

曰：“若教某甲自射，即无下手处。”

祖曰：“这汉，旷劫无明烦恼，今日顿息。”

藏当时毁弃弓箭，自以刀截发，投祖出家。一日，在厨作务次。祖

问曰：“作什么？”

曰：“牧牛。”

祖曰：“作么生牧？”

曰：“一回入草去，便把鼻孔拽来。”

祖曰：“子真牧牛。”

◎僧问祖云：“请和尚离四句绝百非，直指某甲西来意。”祖云：“我今日无心情，汝去问取智藏。”其僧乃问藏。

藏云：“汝何不问取和尚？”

僧云：“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。”

藏以手摩头云：“今日头痛，汝去问海师兄。”其僧又去问海。

海云：“我这里却不会。”僧乃举似祖。祖云：“藏头白，海头黑。”

◎麻谷宝彻禅师，一日，随祖行次，问：“如何是大涅槃？”

祖云：“急。”

彻云：“急个什么？”

祖云：“看水！”

大梅山法常禅师，初参祖，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

祖云：“即心是佛！”常即大悟，后居大梅山，祖闻师住山，乃令一僧到，问云：“和尚见马师，得个什么，便住此山？”

常云：“马师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向这里住。”

僧云：“马师近日佛法又别。”

常云：“作么生别？”

僧云：“近日又道，非心非佛。”

常云：“这老汉惑乱人，未有了日，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”

其僧回举似祖。祖云：“梅子熟也。”

◎汾州无业禅师参祖。祖覩其状貌瓌伟，语音如钟，乃曰：“巍巍佛堂，其中无佛！”

业礼跪而问曰：“三乘文学，粗穷其旨，常闻禅门即心是佛，实未能了。”

祖曰：“只未了底心即是，更无别物。”

业又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？”

祖曰：“大德正闹在，且去别时来。”

业纔出，祖召曰：“大德！”

业回首，祖云：“是什么？”

业便领悟礼拜。祖云：“这钝汉，礼拜作么？”

◎邓隐峰辞祖。祖曰：“甚处去？”

云：“石头去。”

祖曰：“石头路滑，云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”便去，纔到石头，乃遶禅床一匝，振锡一下，问：“是何宗旨？”

头曰：“苍天苍天。”峰无语，却回举似祖，祖曰：“汝更去，见他道苍天苍天，汝便嘘两声。”峰又去，一依前问，头乃嘘两声，峰又无语，归举似祖，祖曰：“向汝道『石头路滑。』”

◎峰，一日推土车次，祖展脚在路上坐。峰云：“请师收足。”

祖云：“已展不收。”

峰云：“已进不退。”乃推车碾过，祖脚损，归法堂，执斧子云：“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。”峰便出，于祖前引颈，祖乃置斧。

◎石臼和尚初参祖。祖问：“什么处来？”

白云：“乌臼来。”

祖云：“乌臼近日有何言句？”

白云：“几人于此茫然在。”

祖云：“茫然且置，悄然一句作么生。”白乃近前三步。祖云：“我有七棒，寄打乌白，你还甘否？”

白云：“和尚先吃，某甲后甘。”却回乌白。

◎亮座主参祖。祖问曰：“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，是否？”

亮云：“不敢。”

祖曰：“将甚么讲？”

亮云：“将心讲。”

祖曰：“心如工伎儿，意如和伎者，争解得经。”

亮抗声云：“心既讲不得，虚空莫讲得么？”

祖曰：“却是虚空讲得。”亮不肯，便出。将下阶，祖召云：“座主，亮回首，豁然大悟，便礼拜。”

祖曰：“这钝根阿师，礼拜作么？”亮归寺，告听众曰：“某甲所讲经论，谓无人及得，今日被马大师一问，平生工夫，冰消瓦解，径入西山，更无踪迹。”

◎洪州水老和尚初参祖，问：“如何是西来的的意？”

祖云：“礼拜着。”老纔礼拜，祖便与一蹋，老大悟。起来抚掌呵呵大笑云：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百千三昧，无量妙义，只向一毛头上，便识得根源去。”便礼拜而退，后告众云：“自从一吃马师蹋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。”

◎庞居士问祖云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，是甚么人？”

祖曰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

又问祖云：“不昧本来人，请师高着眼。”

祖直下觑。士云：“一种没弦琴，唯师弹得妙。”

师直上觑。士乃作礼，祖归方丈，士随后入曰：“适来弄巧成拙，又问：“如水无筋骨，能胜万斛舟，此理如何？”

祖曰：“这里无水亦无舟，说甚么筋骨？”

◎僧问：“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？”

祖曰：“为止小儿啼。”

曰：“啼止时如何？”

祖曰：“非心非佛。”

曰：“除此二种人来，如何指示？”

祖曰：“向伊道不是物。”

曰：“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？”

祖曰：“且教伊体会大道。”

◎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

祖曰：“即今是甚么意。”

◎僧问：“如何得合道？”

祖曰：“我早不合道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祖便打曰：“我若不打汝，诸方笑我也。”

◎有小师耽源，行脚回，于祖前画个圆相，就上拜了立。祖曰：“汝莫

欲作佛否？”

曰：“某甲不解捏目。”

祖曰：“吾不如汝。”小师不对。

◎有僧，于祖前，作四画。上一画长，下三画短，曰：“不得道一画长三画短，离四句绝百非，请和尚答某甲。”祖乃画地一画曰：“不得道长短，答汝了也。”

◎祖令僧驰书，与径山 钦和尚，书中画一圆相，径山纔开见。索笔，于中着一点，后有僧，举似忠国师，国师云：“钦师，犹被马师惑。”

◎有讲僧来问曰：“未审禅宗传持何法？”祖却问曰：“座主传持何法？”

主曰：“忝讲得经论二十余本。”

祖曰：“莫是狮子儿否？”

主曰：“不敢。”祖作嘘嘘声。

主曰：“此是法。”

祖曰：“是甚么法？”

主曰：“狮子出窟法。”祖乃默然。

主曰：“此亦是法。”

祖曰：“是甚么法？”

主曰：“狮子在窟法。”

祖曰：“不出不入，是甚么法？”主无对，遂辞出门，祖召曰：“座主！”主回首。

祖曰：“是甚么？”主亦无对。祖曰：“这钝根阿师。”

◎洪州廉使问曰：“吃酒肉即是，不吃即是。”祖曰：“若吃是中丞禄，不吃是中丞福。”

◎药山惟俨禅师，初参石头，便问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”

头曰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，子作么生？”
山罔措。

头曰：“子因缘不在此，且往马大师处去。”山禀命。恭礼祖，仍伸前问。

祖曰：“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，子作么生？”山于言下契悟，便礼拜。

祖曰：“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？”

山曰：“某甲在石头处，如蚊子上铁牛。”

祖曰：“汝既如是，善自护持，侍奉三年。”

一日，祖问之曰：“子近日见处作么生？”

山曰：“皮肤脱落尽，唯有一真实。”

祖曰：“子之所得，可谓协于心体，布于四肢，既然如是，将三条篋来，束取肚皮，随处住山去。”

山曰：“某甲又是何人，敢言住山？”

祖曰：“不然，未有常行而不住，未有常住而不行，欲益无所益，欲

为无所为，宜作舟航，无久住此，山乃辞祖。”

◎丹霞天然禅师再参祖。未参礼，便入僧堂内，骑圣僧颈而坐，时大众惊愕，遽报祖，祖躬入堂视之曰：“我子天然，霞即下地。”礼拜曰：“谢师赐法号，因名天然。”

◎潭州慧朗禅师初参祖。祖问：“汝来何求？”

曰：“求佛知见。”

祖曰：“佛无知见，知见乃魔耳，汝自何来？”

曰：“南岳来。”

曰：“汝从南岳来，未识曹溪心要，汝速归彼，不宜他往。”

◎祖问僧：“什么处来？”

云：“湖南来。”

祖云：“东湖水满也未？”

云：“未。”

祖云：“许多时雨水尚未满？”

(道吾云，满也，云岩云，湛湛地，洞山云，甚么劫中曾欠少)